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會 校

卷 卷四十五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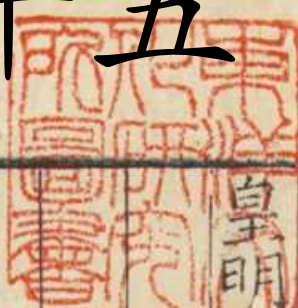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四十五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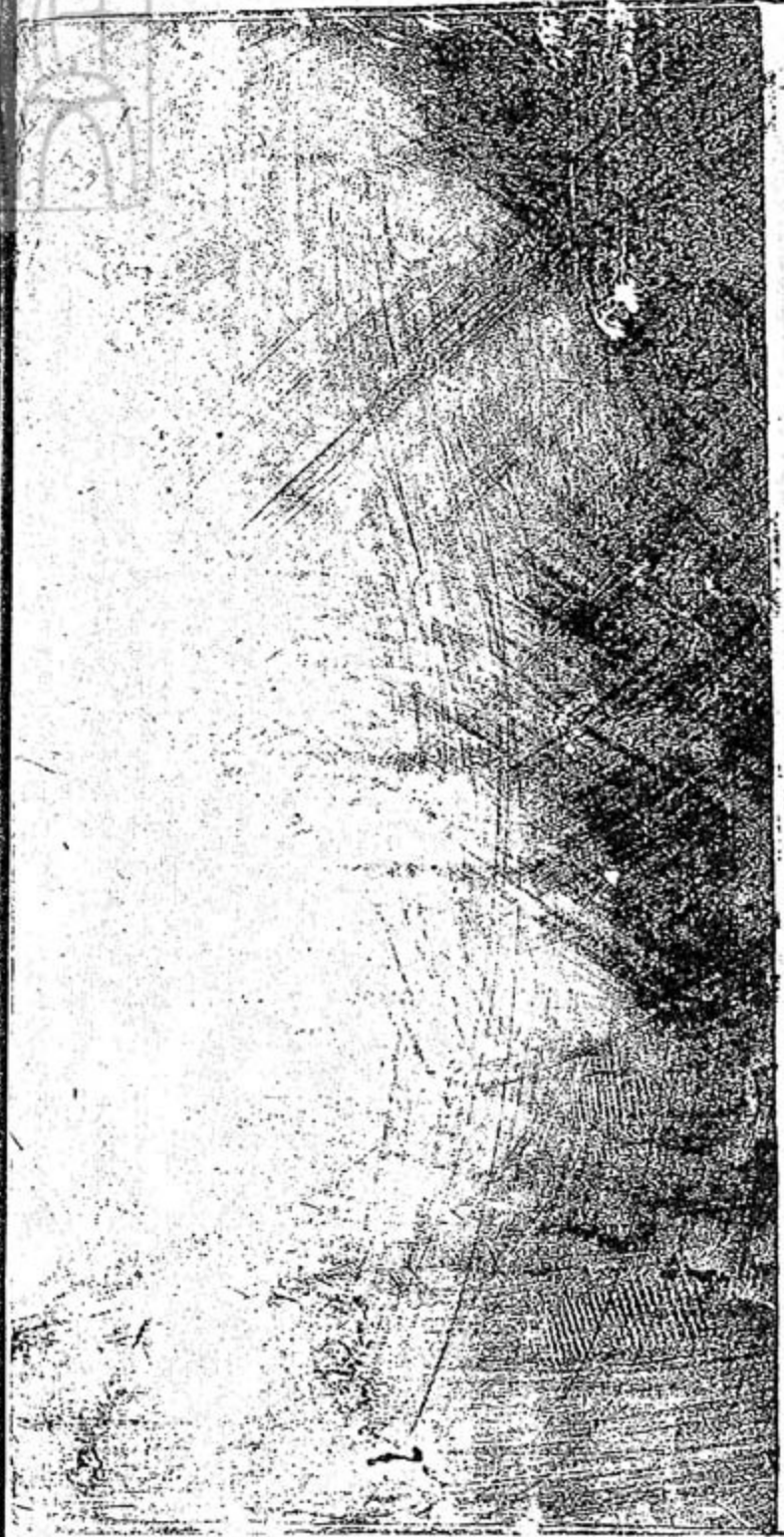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五
梓之後庶幾學者授是篇而知二先生教人之意昭昭於無窮矣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五

跋

恭題豳風圖後

宋濂

臣濂侍經於

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

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

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今俾臣題其末臣聞

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

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

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

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

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動之狀揭之宮楹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

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

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老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

恭跋 御製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乎之時或相與謠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為觀美所以禮賢後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而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

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賞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酒酌志不攝氣感於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如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酌一觴臣再起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聞不敢重有所瀆勉

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顏面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斂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論曰卿藏之以示

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締太平之盛也

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

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

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夔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

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屢加雲翰之章照臨下土臣

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

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

厲以揚於 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但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

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
猷爲願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
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瓏玉爲軸裝褫成卷什襲
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 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
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題言馬公手帖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
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關留爲門下
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
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
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
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

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
七十卽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
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予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列風中幾
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
日忠宣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
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
同者忠宣則欲去其太甚公則欲鋤剗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
示諭勿復形迹之謂二賢之見狹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
下故使之然歟公遺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
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土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
未幾何穎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
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王羲之真蹟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野臯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谿劉會孟評之謂如蘭亭裏鮮尤爲佳絕濂恨未之見近豫章人士來求摹文忽持此帖爲贊須益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備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爲真蹟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負然不侔鄱陽劉彥昇最號精鑑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僞之辯固自有異哉須谿所書各中藏三代人物字僞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幽處者甚備固不必眞點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顯年號入宋之詩惟畫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畫者不得不辯

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隆慶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邪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廷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邪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胡翰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宣公典郡因

而新之朱文公記于石樂歌二章則其所系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呂子約子約成公母弟也時佐治于衢故人傾蓋酒酣意適灑然見之翰墨間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得之呂氏者魯公之孫約至今寶藏唯謹余幼讀金吉父濂洛風雅卽孰是辭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侔覆載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唯公歌詠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費而意已獨至矣世之纂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豈在鞠歌行下哉

劉養浩鏡歌鼓吹曲後跋

右

皇明鏡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鑑剛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谿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叙進宋太祖太宗功

業之盛爲宋鏡歌傳誦縉紳間以爲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製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錡則得之潛谿又將追躡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谿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

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爲一者非若史傳所聞下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泯泯乎如在短簫鏡鼓間不知其爲衰頽也

范賢良帖後

范公茂明世家香谿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卿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爲可慕

公卿之薦引為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箴為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敗幃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即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為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冲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雲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意欲與之角顧縻於世之塵鞅故於未習之襍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駿馭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為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為妙也此所謂發乎情也太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唱喁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為我補諸牛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眾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歿矣哀痛之情未宣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

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聞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圜圜受箠撻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懼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恠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爲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又矣夫善未易擢也恭與諂相隣訐與真相

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忿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
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爲之者楊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
而不能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爲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
心未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爲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
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
非徭外以爲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楯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
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爲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
不可以虛作也古之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
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
求者爲徒求言者爲妄言矣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蘇先生識蓋
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
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于爛
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
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
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成謝萬之語可知知其
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
稱於後世悲夫

書代祀馬援頌後

王禕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上旨就齋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檢橫州之烏蠻灘至則
覩其廟貌頽壞因斥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始藏事蓋以涿事
爲之也廉還白于廷臣或謂非

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
對之頃具言脩接廟事

上曰接當時殺戮羣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脩廟
良是也於是廷臣乃題之謂廉善爲使云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
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六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
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爲是書務存

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爲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
見于各條之下雖云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
間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題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爲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體制往
往或出於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
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
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
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
物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
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
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

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嚮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爲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邪因被拘囚郡中詆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此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益先生乎况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元所爲辭章凡近纖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蓋深許之其所爲不朽者有在彼而不

在此也予懼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東洋
研究
所
圖書

所
圖
書